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七

元宣城貢師泰泰甫著

記

脩萬齋記

出杭州新門東北二百步又東折入委巷有屋四楹在敗垣廢
圃間蒿萊不除問之徐氏業也遂傭其半苴漏補罅移木床瓦
灶就居之四壁空無長物因大書脩萬二字于其顏或過而問
曰飲食以脩飢渴裘葛以脩寒暑僕御以脩使令子今無一物
之脩何謂脩萬耶吾知子之不為是也豈嘗有見於孟氏萬物
皆脩于我之言之意哉予乃笑而答曰吾不知我之不為是也
夫我于天地間亦萬物之一也以一較萬其猶稊米之于太倉
乎以萬歸一其猶太倉之于稊米乎故凡形色之可接者聲音
之可求者氣類之可感者其數無窮也其變莫測也固非一身

之所能備也而不知自物觀物則物：也物且萬：也自我觀物則物豈外我一身哉且人也物也同得陰陽五行之氣以成形也亦同得陰陽五行之理以為性也何其正通偏塞之不同耶蓋知覺運動之蠢然者物與人固無異也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果無異乎是以散之為萬殊歛之為一理以一貫萬其所以為備也亦大矣雖然體之而不實則群疑之起足以害吾道行之而非恕則一念之私足以戕吾仁若然則一自一烏乎萬：自萬烏乎一非知道者其孰能與于此客唯而退遂書以為記

經訓堂記

經訓堂者安陽韓諤致用之所作也韓氏自魏國忠獻王以經學致位將相功業日盛收書萬卷作萬籍堂于安陽里第其子文定公既增廣之文定之子申國公益置七千餘卷作叢書堂

六庫相傳之盛當時河朔士大夫家號稱積書多者罕及之傳四世至高書左司公膺曾始從宋南遷會稽時散失已無餘矣又四世至義行明善二先生皆以道德文章名於時聚書復數千卷作經會齋義行之子務德君承之作種學齋今致用又取兩世之書廢而置之揭以今名歷教百年更十數世而藏書之富綿綿不絕吁之難矣我然六庫兩世之蓄諸子百家衆史兵農醫卜之書皆在焉致用獨有取於經訓者豈無見耶蓋六經在天地間如元氣流行日星昭布大而父子君臣之道近而夫婦居室之間幽而陰陽鬼神變化之理明而禮樂文物法制之詳微而昆虫草木之夥讀之者隨其力之所至雖淺深高下造詣之不同實未有外乎此而可以為學者也昔昌黎文公訓其子符嘗有經訓會齋之句非深得於六經者其能卓見聖賢為學之要乎文公忠獻宗也忠獻致用祖也二祖以文章功業顯

於唐宋致用歸而求之有餘師矣師表也何足以知之姑為記

知學齋記

人之孰不欲學哉善學者知所以為學而已矣知所以學則用志專而成功易學而不知所以則俵々然無所向雖日疲神於六藝之文殫思於百家之言其為學果何如耶然則學固在乎知々亦有其要矣天台徐大章以知學名齋問過予海昌寓舍願聞一言以發其歸趣未幾復以書請曰一獲嘗受教於家君矣學以立言明道非徒記誦詞章云耳然堯舜湯文周孔之道見於經其言宏博奧衍既未易知而漢之司馬遷揚雄唐之韓愈宋之歐陽脩卓然自為一家之言又未易得其門墻而入也先生獨不能啟死嘔滯使如春陽發動層冰頓釋予予發書三復而嘆曰善哉大章之為學庶我得其要矣夫子之何足以知之然竊聞之言非道不立道非言不明立言明道固不可岐而

二矣夫豈可不知先後輕重之叙也耶不知其叙而遽學焉則終不足以領其要矣是故道明於己而發於言則言不期文而自文譬之江淮河漢之流行波瀾起伏將有不得不文者不明於道而徒言之則如斷潢敗潦雖欲文得乎且是道也非遠人以為道也本之於人心天理之正行之於彝倫日用之常因微以至著推近以達遠由小以及大可以恭贊可以位育可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斯其所以為學也斯其所以為堯舜湯文周孔之道也然而楊墨仁義而異端者佛慈愛而殘忍其它若申韓管商公孫衍張儀之流其始之非不欲明道也而卒至於糜爛磔裂不可究極者不知所以為學也為而不得其要故也是則堯舜湯文周孔吾學之標準也易書詩春秋禮樂吾學之尺寸也執尺寸以定長短望標準以移遠近道其外是乎不然苦心刻意作為文章雖能並驅齊駕於楊馬韓歐之間果謂為知學

哉大章不棄予言遂書以為記

一經堂記

一經堂者海昌朱肅齋氏名以訓其子而參政周公伯溫之所書也肅齋之子鏊後予遊間致其父言請為之記予謂六經並載聖人之道何獨取於一經哉豈不以漢韋賢嘗以一經教子故耶不然則將先明一經而他經從可明矣夫經之目有六曰易書詩春秋禮樂或道陰陽或紀政事或詠性情或正名分或以正行而和心雖其為說不同而其道則未嘗不貫於一也自三五以降歷世益遠然其垂訓立教者不過數十言而止至吾夫子贊序刪正更加述作上以紹前聖之既往下以開後學之方來人文可謂極盛矣實之不過數百卷而止角以數百卷之書明數十言之旨簡易精潔如天地運行如日月照臨其道未嘗不廓然而公粲然而明也及秦漢諸儒各出已見務為專門

論議詆訾朱紫混淆其簡冊之多棟克牛汗既已湮塞聖道磔裂徑首不可究極矣而近世科目之設則又餌之以著述誘之以詞章盡之以記誦假之以徑術遂使海內之士疲精竭力靡然向風恣為新奇之言巧飾頗僻之見一切逢迎苟合以徼進取而六經始為釣功名利祿之具矣嗚呼大道之晦一至於此可勝嘆哉向非周程張邵朱呂數君子者出孰能發微言於既昧之中尋墜緒於不傳之後乎而今之學士大夫執其全書因以潛觀默識旁通曲暢則七幸矣然有讀書萬卷而終身無一言之得者有得一言之要而終身守之不失者其故何也道之明與不明而已是故明徑所以明道不明則徑無不明者而鏊也又文以諸孫強志善學其庶幾有得於此矣夫不然雖日誦六經猶為無益况一經哉

重脩西湖書院記

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丑的公重脩杭州府西湖書院成郡
監完者帖木兒哇三守社從庸謝節授學馬合謨洪欽以士人
宋杞等狀未請文曰西湖書院在杭州西湖之上故宋岳武穆
王飛之第後更為太學至元丙子天兵臨城學廢禮殿獨存其
地與憲治寔皆為岳王第故來長風紀者莫不以作興為先務
三十一年容齋徐公琰始即舊殿改建書院且遷鎖關橋三賢
堂附祠焉三賢者唐刺史白居易宋處士林逋知杭州蘇軾也
置出長一員主之遂易今名延祐三年周公德元徙尊徑閣建
彝訓堂創藏書庫益增治之至元元年鉄木奇公胡公祖廣重
葺大成殿開志仁集義達道明德四齋以居未學扁三賢祠曰
尚德別室以祠徐公曰尚功於是書院之盛遂為浙東西之冠
矣越二十年城燹于兵書院之廢象設彫剝庭廡汙穢居人馬
跡交集其中書籍俎豆狼藉弗禁明年三賢堂燬又明年尊徑

閣壞學官廩稍久絕彷徨莫知所措公朔望謁拜頓瞻嘆息曰
兵革之餘雖瘡痍未復教化其可一日而廢乎况勉勵風紀之
任而書院又塞通憲治也我於是出私廩白粳二百石謀作興
之丞相康里公更益白金五十兩乃克裒堅葺良撤朽易腐輪
奐再新始事於至正十八年冬十月迄功於十九年春正月完
者帖木兒等承命董役幸底於成今尊徑巋然特起三賢祠棟
宇輝映設以重門繚以周垣殿堂齋廡庖漏庫庾無不悉治此
皆我公之力也不有紀述其何以勸頌惟公之祖曾太師中山
王勛業卓冠祖文夾世繼美公由近侍拜三臺御史歷四道廉
訪使以宣慰都元帥督兵饒信克復三路二州五縣全活數萬
人其詳具載武功錄及監憲浙西又能以經濟之畧叶和遠通
寬裕之德撫綏軍民雖當崎嶇戎馬之間不忘詩書禮樂之事
可謂識見超卓深知治本者矣由是而風移俗易使人皆知尊

君親上之道而銷其乖爭陵犯之風其所繫不_レ重且大乎是
不可以無述用不敢辭

勉齋書院記

至正十九年冬十月福州始作勉齋書院明年秋八月告成丁
亥廉訪使者率郡大夫士行釋奠禮己丑經畧使李公國鳳謁
祠下用便宜署今額以儒人張理為山長執事者間具本末請
記于貞師菴曰書院徧天下而閩中為盛大率祠徽國朱文公
^師兼子居多若延平武夷考亭建安三山泉山龍溪双峰北山之
屬皆是也勉齋先生寔文公高弟獨無專祠顧非蒞政者之缺
歟昔者僉事張引嘗圖經始以調官浙東不果徑歷孔_レ銳竟
作輿以拜南臺監察御史又不果未幾行部閩廣適郡士林祖
孟祖並請以太平公輔里故宅一區為學宮厥位面陽廣輪合
制遂倡成之而廉使贍思丁副使元奴僉事亦憐真元刺的納

劉完者鄭潛經歷谷里麻蒙古知事黃晉顏帖木兒照磨傅君
信叶心相事議若出一且移鄭董君視而佐以屬史王蘭為行
者平章晉化帖木而聞之亟發白金五十兩及租田一百五十
畝奇以給以贍於是即舊以園新拓隘以增廣禮殿中崇象聖
人之燕居祠宇旁峙嚴先生之祀事堂曰道源著師友之授受
也閣以雲章以鄭君正字端木時所得皇太子書麟鳳皇龍四
大字刻置其上也堂後疊石山曰小鰲峰不忘先生讀書精舍
之名也齋左曰凝道右曰尊德樓士有舍待賓有館燕休有室
更衣有次庖福庫庋各有其所重門街_レ層廡翼_レ瞰以方池
度以石梁其周九百八十四尺奇東西廣九十一尺深視廣之
四雄規偉觀穆然靚深然後斯道之統有所尊而講學之士知
所同矣惟子之學蓋之得於先生者請文諸石以紀其成願師
泰荒陋何足以知此然竊聞之斯道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之所以為治孔子顏氏曾氏子思孟軻氏之所以為教不幸而變於管商慘於申韓雜於荀楊暴於鞅斯磔裂破碎於毛鄭賈馬王范之徒幸而唐之韓愈氏能以所得著之原道之書然其於性也主三品於仁也專博愛則猶未免於不詳不精之失焉至宋全盛澹溪啓其源伊洛翹其流度江再世文公始集諸儒之大成使千載不傳之道復明於天下後世吁盛矣我于時門人弟子聰明卓越固不為少然求其始終不渝老而彌篤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因劉子澄一拜文公於屏山之後即慨然以斯道自任聽風殺於屋頭對孤燈於天曙其堅志吾思為何如也自是得執子壻之禮後登廬阜陟彭蠡過洞庭望九疑宦遊淮江湖湘吳越甌閩間不惟口傳心授於師門者愈久而愈博而其所見名山大川淵深高厚皆有以助夫精微廣大之學矣是故徵諸事業則城安慶御漢陽最為偉蹟著之

方冊則四書通釋儀禮通解尤為有功蓋先生有志於斯世卒以陸況下官不能大行其學固可深慨然聖賢墜緒非文公無以明文公遺書非先生無以成則斯文吾道確乎其有所歸矣先生沒其傳之著者在閩則完齋陳氏信齋楊氏在浙則北山山何氏江以西則臨川黃氏江以東則雙峰饒氏其久而益著者則西山真氏衍義諸書凡今經惟進講成均典教皆出先生講論之餘也嗚呼先生之道濶之後世先生之書行乎天下孰不想慕其高風漸被其餘澤况鰲峰箕山之間雲烟蒼莽神氣派行愾然肅然猶若有見乎其位聞乎其容毅者乎書院之作其有功於世教豈曰小補云哉遂記不辭先生諱翰字直卿御史瑀之也第四子累官至大理寺丞轉承議郎致仕勉齋其自號云

象山樵舍記

江東諸郡治萬山中而山水之勝則在廣信廣信諸縣治萬山中而山水之勝則在貴溪若夫貴溪之尤勝則莫若象山象山自閩南行數百里至縣境歸然突起其勢上自而下墮若大象然故以名昔宋文安陸先生居是山以樂聖賢之道故山名並顯於天下後世今縣士程伯未父築屋讀書自署其額曰象山樵舍蓋聞先生之風而興起者也夫山之勝峭而為巖舒而為谷散而為峰鬱林麓窪而為溪澗池沼平者田疇聚者村落與凡神德之居隱逸之廬淳園之剝簾錯旁干殆如棊布而星列焉且儂嵒雲臺迢迢琵琶諸山去樵舍近在咫尺伯未乃無所取而獨憐焉為惟茲山之慕其真有見於先生者乎豈徒負薪行歌托名隱逸以僥寵榮而已耶蓋先生之道高明而廣大先生之學簡易而精微雖其所入者與徽國文公小異要其終未始不極於至當之歸也門人弟子因鷺湖太極之辯一時互相

論議遂使後之學者不能無惑焉嗚呼彼之安知二先生之所以然哉今伯未仰茲山之高而聞其道讀先生之書而知其學將不待言語文字之間而超然日進於聖賢之域矣顧予何足以知之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止伯未其尚勉之

福州路儒學復田記

國家廟祀孔子建學籍田以教養天下之士自江以南惟閩廣為盛而閩處八郡之中祖入尤號富饒比年典司不謹姦弊滋甚遂使歲入之數日以耗損教養之具或不給焉廉訪使瞻思了公聞之慨然曰是元有豪強侵之者不然則漁於姦吏憲治所在敢尔乎乃命郡守申顏家奴稽圖按籍教授沈質初周履旁詢悉發諸豪民所侵在閩縣者得南洲田三百畝奇銀租若干兩魚蕩數百頃銀租三十兩免壞莊田若干畝時昇里田一百畝奇歲皆分其收之半在候官者大小馬鄭祭洋田二百畝

奇銀租一十三兩今增至五十三兩墨石莊銀租九十兩今增
至二百兩新復田八十五畝銀租二十六兩在長樂者善田等
田若干畝未增七十五石奇學產於侯官為最多其十四洲田
畝幾五千未石二千三百六十僅入其半今悉復如數而又歸
淳因氏先勝洲侵田三百畝奇是舉也憲史武鼎治中買住學
正張熙孫皆與有力焉於是津之士盧畢等相率狀其事來
請記嗚呼昔之侵者今以歸昔之漁者今已復矣耗損為富饒
監憲公之用心之知所本哉雖他學校之職教與養而已矣養
之而非其材則稂莠足以害苗教之而無其法則紅紫得以亂
朱今教養既有其具盡之思所以去其害苗而亂朱者乎不然
仇達貽子衿之訛貪殘興碩鼠之刺倉庾雖實之何益於學校
哉紀之石間用勸來者

福州三皇廟學田記

三皇有廟暨者有學其制雖時見於前代而合廟學為一則又
我國家之盛典也然廟以崇祀牲幣深盛之物不備是為瀆禮
學以明道餼廩共饒之具不稱是為慢士瀆禮慢士皆為政者
之失福州三皇廟在城東北隅向予廉問閩海時願瞻棟宇荒
陋俎豆狼藉師生散去學業不講語諸有司則曰無以瞻也方
謀所以經助之會遷去不果後五年以分部復來則廟學視前
稍加飾焉問之主者謂宣城葛君秉璧之提學也會今平章普
公之至大興學校而僚佐賓屬議以克合始取閩縣民田沒入
于官者二百六十畝奇隸諸學官而部使者諸君又皆風勵勸
勉以相厥成然後春秋祀饗朝夕供具一如今式而俎豆絃歌
升降講習皆足以稱大藩之觀矣竊惟三皇之道猶天之元氣
也元氣無不用故道亦無不該凡後世之叙倫明紀以淑諸人
飲食作息以保其生者何莫非三皇之道也豈暨家者流所得

而專祀我况今所傳素問難經靈樞本草之書鍼刺砭痏按摩
齊和呪咀之法其言多假托附麗罔難以神其術未元皆出乎
三皇也然讀其書于學固可以推廣夫好生之德仰其躬於廟
又可以想見夫生成覆載之功觸類而長之庶幾猶得其所存
於萬一爾嗚呼握地而泉至蓋水無不在也穴隙而光入蓋明
無不照也三皇之主于暨其若夫他凡預田事者其載於
碑陰故不書

文昌祠記

梓潼神祠在蜀郡梓潼縣累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
今郡縣所在亦多祠之其創於福州儒學者實至正九年憲府
諸君之所始也祠當麗澤亭之北杏壇之東重門周垣亦既嚴
飭且刻石以紀其事矣比年橫兵攘欲遂壞不葺石已断裂無
存庶訪使德卿思公聞而歎曰神載祀典國之所重何瀆慢若

是耶亟命司校者脩而復之即事來請予記按梓潼為蜀郡蜀
郡上直參宿氣有忠良孝謹之象其山高深博厚而水必曲實
神明之所窟宅或謂斗魁為文昌六府主賞功進爵故撥科之
士尤謹事之或謂神為張宿之精詩所謂張仲孝友者是也此
其說固不可深考然神得以通祀於天者下其忠孝之所推
與方今人心思治海宇漸平斟酌元氣運斡仗机其不有望於
神明之佐理乎今公勵新學校當干戈搶攘之餘而能懷於
一祠之興復者亦有所見焉嗚呼聖人之所以為教學者之
所以為學忠與孝也忠孝原於心而通於神明臣之事君子之
事父也惟盡其所得為以求無愧於己而已矣是故行不伴於
神明不足以為忠孝然則是祠得通於郡學者獨非聖人神道
設教之遺意乎乃為迎送神之曲俾歌以侑祀曰
神之來兮連蜷乘白驪兮驂後先雲霧兮今靈光縣存醑蒸兮

旅豆邊鸞聲止兮神語傳
神之去兮嘉歎焱輪旋兮弗
山嶽崑今水也曲是文運兮錫
之遐福春秋報祀兮矣閩閩蜀

上虞縣復湖記

上虞縣西北五御曰永豐上虞所興寧遠孝義五御有三湖曰
上祀白馬夏蓋而夏蓋實承其委其周一百五里其門三十有
六其溉一十三萬畝其賦一萬石奇中有潭名景鏡雖大旱不
竭而其支流餘閩又足以遠被會稽之延德餘姚蘭風一都三
保之境其為利也亦博哉湖自唐長慶中民始請割田為之仍
令受水者包其所輸至今五御田租倍他產然其地勢倚江枕
海鹹鹵浸淫傷敗禾稼東南又多大山深谷一遇暴漲則奔潰
莫禦旱即枯涸可待故其隄防啓閉之法視二湖為尤謹壘堰
分隴以時蓄泄限量畧刻以節多寡序次先後以均遠近而後

民免凶荒捐瘠之憂官無侵奪分爭之訟矣宋政和初越守王
仲疑嘗廢湖為田得不償費南渡後吏部侍郎李光跡於朝盡
復為湖嘉熙丁酉幾斂於福邸五御民張康等鬪詞爭之迺已
始末具見碑志及通鑑長編國家內附以來屬時屢豐水利不
講居民乃竊緣堤高仰以私播種元貞閩或言之營田使者得
田三十頃粟五百石然自是莫延莫禁湖之存無幾即有旱乾
水溢則五御咸受其害矣至正十二年翰林應奉林希元來為
戶遂定其壘數餘悉為湖十六年夏旱豪民乘間侵種其禁復
弛縣尹李睿力復之明年春行御史臺移治會稽駐兵縣境或
妄言湖膏腴可屯田典民者忽於識察一旦竭如焦釜所得僅
百許石而官民失利不可勝計御史察知其弊俾嘗賦於官者
田如初他皆諭罷明年春又有獻之長鎗軍者賴分者阻止之
於是積水盈溢惠及遠近而湖之利益博矣又明年父老乃相

率謀於邑士徐煥文魏廷曰湖食我民生死倚之不可紀述將
何以示來者煥文等以予之嘗信於其人也具以狀請竊惟溝
洫澮川之制廢波湖池塘之利興而叔孫敖史起鄭國文翁鄭
當時兒寬召信臣之流各以治能名於時其載之史傳者班
可見迨我國朝內設都水監外立庸田司郡縣守令皆知河防
魚梁堰凡所以為生民計者可謂周密而深遠矣尚何弗脩厥
職往使已成之業湮廢崩潰哉且是湖也旱則決水以灌田
澇則導水以注海用力寡而成功多與諸湖較之實相倍蓰是
以不敢重違父老之請而叙次其故用刻諸石豈徒為豪強姦
貪之警庶長民者知所勸焉

上虞縣覈田記

古昔聖王之治天下也曰分田定賦以一其民而已矣後世田
賦不正徭役不均豪民得以肆其侵暴黠吏得以縱其奸貪然

後法制大壞而斯民始不堪其生越上虞縣大德間定覈田總
之凡三十三萬二千三百畝奇其兵竊竊驛學寺現免徵者四萬
七千畝官民實徵者二十八萬五千二百畝具載典冊可謂較
然矣歲久法弊因去其籍且推收之法不行而鬻質之數不實
遂使詭名寄戶飛隱走貽虛增張弁之弊紛紜雜出而真偽莫
能辨矣至正十八年夏四月安陽韓侯諫來為戶會治兵縣境
一切軍資悉取於民重輕失當怨罵載道侯為此懼將有以處
之而未暇也明年春分省論功陞行樞密院都事仍總制縣事
迺進父老曰君等吾吏橫斂久矣我欲為若等定令使不得重
輕為市何如皆俯伏頓首曰幸甚侯乃下令聽民自陳即有不
實并以坐吏仍選鄉里大姓有祿位德望者覈視之而侯坐堂
上執朱墨勾稽覆驗窮晝夜不少休其法每田一區署由一紙
載田形地方畝數與九執事者其上俾執之以為券而圖以魚

鱗冊以鼠尾分以甓率摠以歸類然後奸欺屏息田賦正徭役均而庭無紛爭之訟矣又距縣西南數百步有湖曰西溪當故宋時民有私其高仰以為田者或獻之福邸內附後入籍皇太后宮即其私租畝歲輸穀二石二斗曰籍田其田並湖居民稍復侵耕輸穀五斗曰蕩田又窪下者輸穀四斗三升曰葑田歲久籍田力薄更夫水利終歲勤苦得不償費而蕩葑之利日饒侯為度其土宜第其租入民皆稱均其冬予以總漕閩廣道出上虞父老遽拜道左具述其事嗟夫治民亦多術矣要莫大乎得其心得其心有道亦不背其所好不施其所惡而已或奪其利以我其生勞其力以拂其性則民心其可得哉侯能因民好惡以出治其廢幾長民者之道乎且聞侯之始至也會萬戶馮輔卿以兵來守將預徵民租侯言方旱飢請待新穀之登民甚便之鄰境構兵遊軍已入縣將校慮有伏欲盡燬民居侯白參政

公遂得免長鎗軍來分鎮或言縣多湖田膏腴可屯種侯力爭水利不可失之得免又大脩孔子廟復忠恕堂聘名師廣弟子員日與講論忠君親上之道縣人化焉故并記之侯字自行故宋魏國忠獻王十世孫少孤能自力學以義兵教立戰功丞相便宜擢台之臨海縣丞遂來為縣累官都事云

義阡記

松江通守謝侯禮既作義阡間至錢唐謁予曰葬不如禮曰埋不得埋曰棄今吾郡之民不幸而棄焉者或有之矣吾為守而未能使之化又不能惠吾民於心獨無歛然乎今得地五百晦散在九龍山中各垣其四周以限芻牧之入鋤耬之侵使九孤貧無依羈旅無歸者皆得葬焉猶惧夫葬者力有不贍則又割田五百晦歲徵其入以助之允歛而棺者予地二十尺未二石大而函者地五尺未五斗仍深其坎崇其封大書居里姓名而

謹志之他日子孫或有徙瘞者給未如葬數之半庶幾長民者之道焉予聞守言為之太息曰先王定為喪葬之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其塋域大小日月遠近皆有截然之制不可踰也自淳圖氏之教行而火葬遂興郭璞管輅之學出而拘忌益甚火葬興故有沈其遺於水者矣拘忌甚故有柝裂暴露而不顧者矣今侯之為阡也不徒孤貧羈旅有以慰其魂魄於風淒露泣之時庶使火焚水溺與夫柝裂暴露者惕焉感動而知所以掩其親矣然則侯之化其民也豈小補哉

福州行者檢校官廳壁記

至正十六年春三月詔復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即故宣慰司為治文武佐屬各有攸署獨檢校官缺焉後四年完者帖木兒耶侖來視事碩謂同列諸君曰檢校主治文書迺無專治可乎諸君曰固當屬以軍事未遑今宜有以成之矣遂請諸太府度地

者治之西偏發官銀若干以資經治其不足者以俸錢給仍移同列鄭鼎乃顏董其役曾不數月工師告成前闕治事之廳後為燕息之堂待賓居吏位次秩然明年春諸君相率過予請紀其事予惟國家統一海宇既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務復立行者以分中書之治至元二十八年始設檢校官二員又明年增至四員其在行者者半之比年兵興多事添置遂無恒員凡諸曹所治銓衡賦稅禮樂輿馬刑政營繕之屬署牘參錯旁午出入山委林比檢校悉得錄其繆愆稽卓以為重輕讓膜府議一不合則吏抱成案往來力爭可否不得則檢校並上堂立具列奏前後反覆辨論无如律令乃已其職任之重如此今諸君之興斯役也豈徒燕嬉飽食以寧其軀娛其心而已哉蓋居高處明則神清而氣舒瞻視嚴肅則望重而人畏神清氣舒故內絕壅蔽而慮無不周望重人畏故外絕干撓而令無不行慮周令

行而後檢校之職盡矣雖然檢校為諸曹設也諸曹有所闕遺
為阿順不言則檢校失也檢校言之不即改且群聚騰訕為則
諸曹過也檢校不挾其所得為者為功諸曹不以其所不能為
者為諱則上下協和百職具舉矣百職具舉屏其有不又安者乎

福建行者檢校官題名記

福建行者檢校官既創治事之廳請予記諸壁間矣間復聯謁
曰凡官署元刻石題名今石已礮而文未具甚幸先生終惠為
予於檢校多相善且其意又甚勤能無一言以為勉乎初惟中
書總天下之務行者分中書之治諸曹掾皆宰相親所選擇以
待用於他日者其所治文書自幕府上之堂及覆論辨比完署
宜無有過差矣今檢校以七品屬職迺使復閱其牘舉其稽愆
而緝糾之何哉蓋中書机務萬定不齊藩屏之寄尤為重繁諸
曹掾於一時迎奉唯畫之際欲盡當其輕重是非可否之寧免

一失於千萬也况群小使役於下者無斗粟一錢之給徒操數
寸之管竊弄文法以思贍其家用又安能盡元其無弊耶此檢
校之設所以不得不重也且御史歲一視案遇小過輒有讓與
其讓於御史曷若補其闕遺使無讓哉然則檢校獨非諸曹御
史乎諸曹以御史待檢校則檢校並當知所以自重矣載其姓
名於石豈徒紀歲月論官資以夸於人而已庶幾較得失辨賢
否者有所徵焉

福建廉訪使題名記

至正二十一年秋天子以閩海道遠吏多失職乃命福建行中
書省右承恩寧普公為廉訪使冬十二月公既視政遠近懾服
明年春吏白廉訪司繇按察司改置三十餘年始具載使佐姓
名於石今又四十年書刻殆遍矣宜有以更之公謂官署題名
尚矣非徒記班資姓氏歲月而已也庶幾使未者上下其人之

賢否以為懲勸焉其刻石如故事於是吏更以公命來徵予文予曰風紀固重矣然所以為重者實又存乎其人誠如公言則凡登名于茲石者其有不惕然悚懼以思盡厥職者乎遂書以為記

重脩福州路記

福州中七郡而治連山東馳衆水皆匯於海地氣旁薄物產蕃阜自無諸以兵佐中國常袞觀察其地朱子以道學淑諸人千載而下號稱鄒魯國朝始建行尚書省提刑按察司後更省為宣慰司按察為廉訪司近又罷宣慰司立行中書省大官臨蒞其上守吏喘日事迎謁間一據案署牘輒復起去故郡治弊壞幾無以芘覆左右愕視嘆息卒不暇議所以脩治者至正庠子春予量漕闡廣館於府中因謀葺之或曰子幸以老請居幾何時願欲勞且費耶予惟君子之所以處其身也不以物我而有

豐嗇不以近久而易勤惰况即舊以圖新因廢以補陋其猶易於成功乎於是稍節奉入俾通守阮世隆主治之而監守僚佐咸曰吾儕之所不暇甚幸尚書之屏賦也乃皆協心相事曾不踰月工以告成而聽政之堂退休之室公牘之署與夫涼軒煥館重門脩廡廓焉若闢與焉加深矣既事進執事者於庭而告之曰南方不靖踰十數年將士苦於戰鬪民庶勞於餽餉海隅遺黎殆無以生今是之葺豈徒與大夫士娛其心便其體而已哉凡有事於斯堂者必將惕然而感惻然而懼蚤夜孜孜思有以勉吾力之可為以盡吾職之當為庶其無負於君國子民之道尔不然刑賞出於愛憎曲直徇於賄賂濬其民而肥其身聚於上而怨於下馳騁出入自以為得計天地鬼神其可欺乎記諸壁間用勸來者且以自警云

高風臺記

出福州西城門三里許鳳凰山之下有古寺曰香嚴寺之西隙也為故圃之中有丘陵然翳以榛莽蒙以篠蕩掘畧叢樵堙窪莫辨羊豕得以為圃狐鼠得以為窟雖寺之僧亦棄而不顧也予間過之見孤樹特起葱蒨鬱疑必有殊勝始命僮開蹊累級揖衣而登則上廣旁峻周以堅甃石床橫布陳逆具在乃知故臺也于是翦茂草除惡木斬突夷坳刈羸補罅然後方整峭拔岌焉增高而益曠矣已乃拂石而坐倚樹而觀方山聳其前蓮峯矗其後左滄海右長江雲烟蒼茫極目無際諸生劉中鄭桓喜而進曰是臺也蔽于近而超于遠晦于昔而顯于今脫其蕪穢蒙之高明顧非幸歟且重桐江之綠高南州之節雖其風未足以語希瑟之詠而逸氣雅操猶可以激頽波而清薄俗也願請所以名之者語未既忽有風自南來飄冠巾襲毛髮徘徊乎几席之間冷然泠然周流動盪若有以宣通夫壅滯

而還復乎淳熙者遂名之曰高風諸生復請亭其上而志諸石故記

鳴鳳亭記

予既作高風之臺將亭其上而不果平章道隱公聞之使以錢來僦工而一二同志亦相其成寺僧悟騰覺馨躬操畚揷負木石為其徒倡曾不數日遂落成矣客請有以名之予謂鳳皇之山左右翼張若飛鳴而來下者名其在茲乎適左丞周賢公至而喜曰吾舊藏先浩父平章公手書鳴鳳二大字即以是扁庶其成子之志客曰美哉翩乎其高風頡頏下上矣然聞鳳仁鳥也當黃帝時嘗除齊宮巢阿閣其後絕不至及堯即政七年始止于庭舜樂九成而復來儀周成之世竄稱明盛亦僅集效數要皆千數百年乃一出則天下必大治吾夫子思見之而終不得故曰吾已矣夫漢史雖數載其事或疑其非真鳳也子

今徒取山之形似者以名亭不亦甚遠乎予乃輟然而笑曰人瑞鳳也鳳瑞人耶鳳兮鳳兮吾誠不得而見之耶方今泰治將復屢詔求賢圭璋聞望之士馮翼孝德之賢行將雖一和鳴于朝又何必巢閣儀庭乃為鳳哉因卷阿君子之詠動匪風下泉之思三嘆而書諸亭後于臺成十五日揭而扁之又後亭之三日寔九月丙子也

黃氏義田記

四明城南有黃氏者兄弟六人曰景振景文景誠景華景行景賢志剛氣和且能拓其入以致豐約其出以為羨久而家益饒景振間飲諸弟而告之曰我等雖未能力學以施諸用犹幸不失先人之遺願吾宗多貧窶其可不思所以為淋浹之計乎請以租田五百畝做范文正公義莊之制而稍損益之其庶幾盡吾情於行之未久兄弟相繼物故獨景賢在一日慨然曰自兵

起南方征徭無度雖破家不足以給用况所謂義田乎今幸太府令有司計畝受役民力亦少紓矣若是而不思有以繼吾兄之志將何以慰其魂魄于地下哉于是更益田一百畝市里人王氏地若干步構屋若干楹以貯其歲入斟酌時宜定為規約凡所以贍宗族時祭祀給廬墓之營葺婚喪出入助各有差然後黃氏之賢籍乎四明之境天台陳君從來三山數以田記為請君從予故人也其言既可徵又喜黃氏兄弟好義之力乃作而嘆曰義出于人心而本諸天理罔之盛衰家之興廢在義與不義而已一事之行苟合乎義犹足以使人感服而興起况割已所有以惠眾人乎黃氏子孫能世守之不失則其為義也益遠矣

林氏祠堂記

福州長樂縣羅田林氏既為祠以合祭其先族之長曰崇孫寔

主祠事間遣諸孫願以狀來請曰林氏始祖諱遷者以唐貞元八年自董平山來墾羅田羅氏遂為里人遷生相生惠蒙惠蒙學淳屠法太平六年庠親墓有孝行天嘗兩之錢朝廷因旌其門宋建隆開寶間相之從孫珍為殿前都虞候彰武軍都巡驛使珍五世孫栗累官兵部侍郎在孝宗朝為名臣歿謚簡肅嘗置祭田若干畝且譜其族簡肅之子行知經畧廣東經畧諸孫春一通判泉州當內附初弃官歸隱更為譜甚悉後至元庚辰崇孫謀于諸孫德生公劉始買宗人宅一區為今祠中堂四楹東西兩廡門庭庖庫祭器具完又于堂之西別為屋兩楹櫃藏遠近之主朔望則合族之人羅拜祠下節序薦以時食春秋卜謹奉主列叙堂上執事者深衣幅巾行三獻禮至正甲申復益田十五畝聘名師即兩廡教其子孫之來學者然後尊祖敬宗之道稍備而子弟彬彬然亦知所向矣願紀顛末以訓後

人予既諾而未有以復則願之謗益堅願昔在京師從予游甚契今又與予友程備夫數來相謁其可無一詞以告之乎夫自廟制廢而祭祀之失久矣祠堂雖非古制而近世士大夫家能行之者猶以為難况閭閻市井之間乎且自兵燹以來故家巨室莽為丘墟雖欲洒掃一室以致灌荐且不可得又安能求其門堂寢室之具備哉林氏居閩海之濱歷二十一世五百七十七餘年而猶克保其遠裔于凋謝散逸之餘守其遺祠于干戈搶攘之際亦何世德之遠歟雖然禮有隆殺廟有祧毀今既各祖其祖而又合祭其遠近庶幾有徵于時裕之遺乎吾于林氏益知閩似之厚矣

興和郡守康里君善政記

至至十九年冬十月予以使事道出會稽得拜南行臺大夫康里公子鍾離里第見其夙采凝峻綱紀振肅百司庶府竦焉唯

謹莫不潛孚默感以興起其好善惡之心退而與其賓佐花君仲寔言則曰子見大夫公卓若此亦嘗識公之子今尚書剛君近仁乎君之守興和也始至之日屬大旱苗且槁急禱之甘雨隨澍時鈔法大壞偽濫滋甚吏輒擅官本以自殖齊民羅立庫門外終日眈眈不得易一文君制為均倒之法奸欺屏絕仍下令商賈貿易悉從其便由是食貨流通遠近稱善先是官馬分飼城中芻粟不給民甚苦之君散諸郊野農家遂稱均平君所居之庭楹小榆高僅踰丈有鵲來巢其上飛鳴飲啄若與人相忘者眾咸異之郡士謝本李克道劉滙各為歌詩以稱道其事于是君之治行為朔方第一朝廷聞而嘉之遣使賞勞甚厚此其父子繼美雖漢張安世萬石君家何以過哉予惟曩取兵部侍郎時君方為郎中及以庸田使者平糴東吳則君受大師命寔來董輸所至號令夙驅霆馳固已知君之材俊如神駒

健鶻不可羈束而控搏矣今聞仲實言於吾心獨不忻幸而願見之乎叙而書之庶將識吾情焉

道山亭禱雨記

至正二十一年夏閏五月不雨六月壬辰雨既又不雨有司徧禱弗應民甚憂之戊申廉訪使贍思丁有嗣副使元奴因器僉事亦應真士弼心刺的納仲賢鄭潛彦昭經歷達里麻蒙古清遠知事黃普顏帖木爾顏肅照磨傅居信忠卿相與謀曰夫閩山高水深神多靈异能出雲雨禦蓄患以茂其民今旱若茲禱且弗應吾誠其有未至乎不然則是政失其平行愆于常雖有告不吾聽也乃皆出宿于外為壇道山之亭而祝祭之曰寇逞于暴兵橫于貪殘傷之遺已無以生神又不我恤使之遑遑然無所控懇亦何至斯極也用敢白于神今日不雨至明日明日不雨至三日三日終不雨則吾徒固無所遺其罪神亦獨能辭

其責乎既事霧風肅然神若歆止五漏將盡陰雲四合厥明夙
雨大至池沼溝澮皆溢水瀦之流不止焦枯既蘓歡呼震野於
是大夫士相率為歌詩以頌休美而求予記其事嗚呼山川之
神不遠吾誠、吾心以致夫神、其有不格者乎書曰至誠感
神傳曰神依人而行茲雨也其有以教是宜書

密庵記

予往時在錢唐見金華黃太史亟稱吳郡張子英為宋世家入
國朝其父大監公以文學遇知成厠有文名至子英讀書工詩
尤善鼓琴予未及識也數年後過錢唐則子英以功同知崑山
州吳雖數來見然皆旅進于衆賓之次未嘗与之叙殷勤接談
笑也今年予以分部過海昌屬其子天爵為州倅迎子英來養
方日過予論議且問示太史為所著閒止齋記于是與子英交
始密而信黃公之言為不誣矣一日子英謂予曰閒止在西湖

故宅之東兵燹後失其業久矣今來海濱僦屋湫隘無以供吾
老茲即舍館之傍治小閣以時休息名之曰密庵先生能辱記
之乎予謂密之一辭見于詩周頌基命宥密禮中庸文理密察
而又襍出于經傳百家之書皆可考而徵也然聖人治心之法
則莫切于大易繫辭洗心退藏于密之言蓋易本卜筮之書著
動卦靜而又之爻無窮因卜筮以求聖人之心因聖人之心以
觀天地之化其机微神妙孰有密于此歟故夫物之未感也其
理具于人心而寂然不動及其出而應物則圓神方智各見于
功用之實而天下事物吉凶禍福舉不能遁其情此聖人之所
以為教也彼所謂善馭世者揣摩捭闔以鈎民情知非不密也
而卒失之知雕龍炙轂堅白同異言非不密也而卒廢于言勇
示之怯強示之弱衆示之寡進示之退取示之與爭示之讓盈
示之虛術非不密也而往、敗于術然則子英之為密也其亦

嘗慎所擇否乎是故天不密則三光不明而四氣失序矣地不密則山崩川竭而万物不毓矣人不密則七情蕩而百疾生矣天地之氣所以周流不息者犹本于至密孰謂人中天地而立而可不慎于至密乎子英苟能于是而自勉焉則庶其為學也益密矣子英曰謹受教遂書為庵記

裕軒記

越士王元寔治小室于居宅之傍門竇側出僅可布榻名曰裕軒其支括蒼劉伯溫既為之記他日予過元寔則復以記為請予謂元寔之軒甚隘而強以祕名豈外示狹陋而內實寬廣乎毋亦自悔其光以求全乎不然則是會稽之山多金玉鏡湖之田多膏腴將即此致富優游以自裕也元寔笑曰內寬外狹孰與表裏之一韜晦自全孰與中正之守金玉良田孰與仁義之利吾固不敢以此而易彼也予時甚高元寔之志而迫以使事

不果為及再過會稽則禮部之名嚴又不果其後東方震擾連歲用兵言久不復亦忽々忘之矣今年夏從子穎之來自越未幾外姪李允亦至皆致元寔之請益堅于是知元寔之果异于人也大抵君子之為學在裕其心而已矣心得其裕則以之處富貴而不驕以之處貧賤而不諂以之處患難而不愛甚至于死生存止之際綽然守之而有餘焉元寔當干戈擾攘而偃息焉不忘一言之戒其亦庶幾有見于此夫苟能推是心以往則無往而非裕矣雖然人亦孰不欲裕其心也而鄙吝之私有以塞其廣大之量沈昏之氣有以蔽其高明之域驕蹇桀驁一物不容而卒至于無所容其身者何也蓋不能順乎理故也理順則天地不能違况于鬼神乎况于人乎故沛然若巨魚之縱壑浩然若大鵬之運風此其為裕何如哉在元寔必能洞識其幾矣是為記

皆夢軒記

三江之口九峰之下有奇士曰陳汝嘉履儒者行衣道士服草門蓬戶與世泊然更軒其東偏禱置黃帝老子莊周列禦寇與夫鑿卜種樹之書于其中日歸自外朗誦長哦倦即隱几而卧形與夢接嗒焉遽焉不知人世之有物我榮辱是非得失憂喜也因取鄭人斃鹿覆蕉互皆有夢之說名之以皆夢間過清虛子而問曰人于天地間生一夢也死一夢也夢之有覺犹死之有生覺而復夢犹生之有死生死皆夢也夢亦生死也生果覺也死果夢耶吾不得而知之矣先生試語我乎清虛子曰生死百年夢覺一時一時之夢百年百年之覺一夢人徒知生之樂死之苦而不知生之勞死之佚也昔之善喻者嘗有華胥之游胡蝶之適邯鄲槐安之樂其殆有見于此夫以死為夢烏知生之非夢耶以生為夢烏知死之非夢耶夢死夢生又烏知非夢

中之夢耶夢中夢占又烏知非死生之夢也變化紛紜真假莫辨若是則天地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數皆夢也又奚暇論百年一時之遠近乎以有限之歲月接無窮之變遷苟非廓然超出乎六合之表洞然遐觀乎八荒之外逍遙汗漫以與造物者游則幾乎其不為巾笥之龜文繡之牲乎雖然此直莊列之後過于矯激托此以自高耳在吾聖賢之教則有不然者夫人以稊米之身參天地之大極古今之變通幽明之故其所以自任者亦甚重矣或者失其所重肆情縱欲酣營沈酗如醉如醒終其身而不悟是殆為真夢者吁可悲也哉安得鑿曹閻之牖以通其明啓大覺之闕以導其出辟中正之途以指其歸使之豁焉醒光焉覺靈局洞開照耀白日然後知夢為真夢而向所謂皆夢者皆非夢矣汝嘉曰吾夢幸覺請書先生之言并以覺後人遂為記清虛子別號州人翁云

鶴齋記

江東薛茂弘少精敏負奇氣讀書萬山中窮日夜不已客有慰其清苦者携白鶴來贈茂弘甚愛之一日鶴去思之不能忘也遂圖之齋肆以為玩其後茂弘游京師學道于朱公本初從代祠華蓋謁蜀郡虞先生先生与之論詩愛其清新瀏亮氣韻高爽條然有迥塵之思嘆曰是非馮虛御風翱翔八極者不能道也因取杜工部詠薛少保畫鶴詩意名其齋鶴茂弘聞之喜曰是善名我遂不辞去今十數年先生跨鶴仙去而不復可見矣予間居西湖方欲向孤山之梅訪林逋之鶴忽有羽衣長身揖而前者問之則茂薛弘氏袖出先生所題鶴齋詩一首乃相与坐石而歌援琴而鼓鳴皋之曲其聲琅琅上徹霄漢再鼓洞天之舞其聲窈窕不絕恍若霓裳素節飄忽軒舉与群仙頡頏下上也松陰滿庭月色如水相顧一笑而去

梅邊小隱記

福州出東門外數百步南入委巷有庵曰海印兵後廢不葺風摧雨漂蒿萊出垣端里之人曰吾聞烏石山地平寺有雲磬上人者手無一錢能佐其師起大招提若礼之來茲庵其復與乎上人既至則易腐為堅拓隘為曠芟蕪而嘉州生滌汙而清泉冽借佛會僧各極嚴淨復治小閣牖其北以向明聖其中以尚潔檻外植竹數竿樵布花石清風徐來香氣滿坐題曰梅邊小隱上人說法之暇即趺坐焚香鑿兩童治茶具与客彈琴哦詩客間問曰佛果如是乎謂汝梅邊耶則梅無有也謂汝隱耶曾不遠乎煩囂之聲也則將即多聞以為觀耶抑亦捐眾有以為空耶上人笑曰子非梅烏知梅子非隱惡知隱知梅非梅故凡接吾目者皆梅也知隱非隱故凡窳吾心者皆隱也梅乎隱乎其果傲兀沉酣于色香之界乎我觀華嚴得眾妙法我從黃梅

悟無上乘客曰是佛道也遂書為記

休之亭記

長樂縣南行三十五里曰羅田宋兵部侍郎簡肅林公故宅在
 烏宅之南有二十大榕樹蔭可數百步公諸孫宗正築亭其下曰
 休之間過予求記予往在京師宗正方抱其師余君所著樂書
 上之朝時其志甚揚氣甚銳論甚辨別後數年予以部使者來
 閩南則宗正首來謁視其揚者若已抑銳者若已挫辨者若已
 訥又七八年以戶部尚書來董漕事復見宗正則向所謂若抑
 若挫若訥者益縮忍欽退無復有意于人間世矣予乃慨然為
 之嘆曰子方當強仕之年慷慨尚義縱不能擊強殄寇如鷹鷂
 之逐狐兔亦豈不能長揖將相開口一論天下事乎何其遽為
 休之名也不然則必有拂然于中者矣宗正乃咲曰先生徒
 疑吾拂然者之為休不知吾悠然者之為休也吾昔以銳

故挫以揚故抑以辨故訥今吾幸縮忍欽退則夫訥也抑也挫
 也雖日叫囂隙突乎吾前糝粳嚼沍乎吾後吾方漠焉頽焉若
 無与于其身之休戚榮辱者則今之視昔其為得失何如也是
 故放浪而歌箕踞而坐風來酒醒樹陰滿地于斯時也吾且不
 知天之為高地之為遠又烏知有人間世耶言既掉臂而起玩
 齋道人遂書為休之亭記

思庵記

天台黃岩之陽有山曰方山之下有屋曰思菴蓋州人施氏
 墓祠之所在也施之先紹興知府諱某者由永嘉檉江來居黃
 岩遂葬其地傳三世至愚隱翁諱某始立祠墓側宋杜清獻公
 範扁以今名愚隱之孫諱紹祖者拓而大之又三世矣比年庵
 燬于兵其諸孫經營葺構復其舊觀集賢待制趙君雍為書故
 扁以示不忘也予應召過四明其七世孫應元泣事分省受遣

漫至海上問語予故且請為之記予謂人子之於其親也無往而不致其思焉生則思盡其養喪則思盡其哀祭則思盡其敬是以親喪之日有限而孝思之感無窮也故君子見風而霜露則有怵惕淒愴之思見山川草木則有往來游息之思見梧檟几杖則有口氣手澤之思及其當祭之日悽然若有見乎其位愴然若聞乎其嘆息之聲自非孝敬之至通乎幽明而達之上下者其能潛孚默契于冥漠之表乎况是庵也積百年之澤而傳之今日合累世之祖而聚之一堂昭穆之位有序而不紊宗祧之祀既遠而不遺則其所思也永矣雖然思敬其親當愛其身施氏子孫能思敬其親矣盡益思所以愛其身者哉遂為記

谷叟莊記

谷叟莊在黃岩州南九十里州人鄭靜思之所營也靜思世居州之天長街為聞家及靜思懷奇負氣不樂軟熟漫人始築室

谷叟居焉谷叟萬山中東接松門西連雁蕩天閭泉村諸峰峙其南北望之崑嶸峭怒阻絕若不可處及入其境則豁然開張水紆土曠宜于釣畊嘉卉奇石紛被林麓靈飈蕩和香氣不絕又其俗朴野多古衣冠無他嗜好可交也靜思于釣畊之暇葛巾芒屨曳策長松之間披草而坐傾榼而飲之而醉之而醒不知天之高地之迥也山人愛靜思之居是谷也故稱之為谷叟靜思亦樂谷之有是居也因是號曰谷叟莊或謂靜思年方茂非叟居無積非莊出而用于時非谷或曰老于事即叟富于學為莊谷虛斯能盈也予不知其然故并記

凝虛樓記

平章普公兼善至閩之二年誅鋤兇強煦毓罷瘵威惠並施遠近懷畏乃即居地之東偏創樓四楹軒窓中敞闌楯外植間與僚佐賓客拾級而登倚衡而望憑虛凝注間遠幽曠凡其沙鳥

淵魚之飛泳烟嵐雲樹之晦明又若有以助夫心目之所得者
因題其上曰凝虛且屬師泰為之記惟公勛舊重臣卓行高識
固已超出乎衆物之表矣碩師泰何足以知之雖然不可以無
告也竊聞盈天地之間者氣也氣盈則為物散則為虛凝其虛
使不得散歛其散以葆吾之虛其庶幾長生久視之道乎公曰
姑舍是今夫日月星辰凝于天者也山川河岳凝于地者也天
地凝而人物生焉是故人物本虛也天地亦虛也知虛而後能
凝能凝斯虛矣然求其所以為虛者非深思遐想于宵茫恍惚
之間冥行妄作于幽潛澁默之地也鄙吾太虛之量而天下之
物無不容推吾太虛之靈而天下之事無不照以之事君則上
下恭順以之事親則內外協和以之交神人接事物無往而非
惻怛慈愛之仁焉于是三光明品物遂景星卿雲甘露醴泉器
車丹甍靈芝朱草麟鳳龜龍諸福之物莫不畢至矣且道犹水

也人猶器也水与器二物也水冰于器則一矣大矣哉德之不
至道烏乎凝公曰昔聞諸先生長者必若子之言也敢不虛心
以踐寔學遂為之書

雲楚莊記

治書李公經畧江南之明年道出括蒼得士劉彥明置諸幙府
又明年至三山其史裴君直以功檢校福建行省遂用彥明代
彥明江右人清侯善學每見予言家寓澧州之西四十里有山
環合曰雲楚因築屋其中曰雲楚莊昔在京師嘗語泰政危公
太朴得書三大字今裝潢成卷願請一言以為之記予聞澧故
南喬崇山地在洞庭之西巴黔之東其治且多谿洞民獠樵窳
危峰峭嶺平地拔起仰視莫窮其端榘楠豫章千歲之木摧確
磅礴陰翳不見天日水行石間暴悍盪擊若霆轟鼉吼虎豹搏
噬奔馬怒猊蹄股交觸也孤雌哀猿晝夜呼嗥不絕射工沙蟲

含影窈發故騷人羈客過焉輒起其沈鬱離憂之思而仕者率
必怖慄駭汗往々以得代去為幸澧之土風若此彦明何獨弃
鄉里丘隴而樂居之乎蓋澧雖去中州遠民獠襍處而雲楚寔
山舒水緩泉甘土肥宜于秔稻歲大旱他境皆焦槁如赭其野
方芄々然同穎並秀謳歌鼓哺之樂徵于和氣者靈芝香草又
時或生之彦明清書之暇登高臨深于是蒼然之色接夫目冷
然之聲入夫耳淵靜弘遠之趣与神俱而識度超廣不覺吞
雲夢者八九矣然則向所謂沈鬱離憂怖慄駭汗者果何自而
至耶人以巡求我以心得彦明有焉遂為記

終慕菴記

終慕菴者鄭君彦昭母夫人江氏墓祠之名也彦昭由御史出
僉湖南憲航海至樵川值太夫人憂道阻不克歸葬遂權厝于
城南壽山下之烏槎岡々距城二里許峰崒四面環合外密而

中寬風氣完厚長林清泉相与映帶嘉花靈草紛披若鄂四時
香氣不絕其支隴蜿々蟠々若翔較轟龍乍起乍伏忽焉勢降
而飛委也彦昭既即其上大為之封種松竹數百株以庇以蔭
又築屋若干楹以祠以庠以致其終身之慕而題之如此夫慕
者愛而思之々謂愛莫先于愛親愛親篤則思親亦至思愛發
于天理之公其始非不同也及夫外誘而內遷忘其所當慕以
慕其所慕而慕親之心遂不能不為之移矣昔之人有舉天下
之欲不足以移其終慕之心者其惟大舜乎舜處人倫之愛卒
致底豫之化天下後世孰不聞之然求其下闕

失題前缺數行

常不足而姊妹之或歸或留者又皆貧無以養將何以娛我親
乎予曰所謂娛親者非為是也順父母之心而不拂其欲斯可
矣自予之居而家也見而一老人蒼顏白髮耳目聰明出則曳

杖阡陌間村田事入則撫諸孫含哺而嬉熙之于志意自得于時艱雖若無所聞知者謂非有以娛其心能尔乎夫人子之養其親也在有以娛其心而已心娛則意適意適則氣和氣和則神怡神怡則身安身安則百邪不能干而壽考維祺矣且奔馳逐碌孰与畊織之逸殫力華構孰与蓬蓽之安食備甘脆孰与菽水之樂清歌艷舞孰与家人之懽是以古昔聖王舉高年之典行養老之禮飽之以菽藿燠之以繒帛載之以蒲輪扶之以几杖班白免負戴之勞耄耄受尊榮之錫故其人壽常百餘歲其次亦八九十凡若此者皆有以娛其心故也十數年來海內弗靖民物不得遂其生雖詔書屢下優禮高年而有司迫于多故方朘剥不少已殘民遺黎得不死足矣又烏敢望娛樂其心志哉今張氏兄弟乃能安居力業以奉其二老人使無憂愁歎息之苦而有怡愉懽忻之適願非幸歟嗚呼予于是重有感矣遂記不辭

感矣遂記不辭
京石記

至正十九年春予自錢唐東游越江之濱見崑石奇勝輒停舟撫玩舟人進曰奚好此為我昔沿洄江上得石類山者高可二尺色正黑擊之聲鏗然以重不可舉也委之而去他日語里人徐生、舛置敗垣荒圃間且十數年矣生止而屋廢石猶在焉歸當語其子為公獻予姑諾之及還數月舟人果以徐氏子見云石已到江岸遣吏視之還報石粗惡無足取由江所移至館舍傭錢當二千徒費甬且時亟治陶裝不暇顧也明年春杭人沈氏賈于海登舟而見弃石知予所好也因載至三山以歸我卧諸北牖下又垢食其骸殊不見其為美也久之予因休沐始命工刻木座滌濯而植之于是嵌竇峭嶠軒若舞袖莊石拱籜涌若波瀾瀟若雲詭燁然若芝亭然若蓋云膚白理縱橫包絡

若龜垂若蠶絲而曳雲點雪之文若星斗錯落下上也予然後駭而竒焉觀者亦莫不驚異之矣夫斯石也墮于泥沙者不知幾何年既出而辱于田夫野老又十數年幸而歸于予則亦幾於遇矣然東絕江南浮海徘徊轉徙以相送于萬里之外又逾年而犹未能盡知其美也其果得為遇乎嗚呼予于茲石重有感焉

壽慶堂記

湖廣行中書省右丞哲林仁傑君之恭政江浙也母范陽郡太夫人年幾九十寔留桂林乃名其堂曰壽慶以寓其悵之愛慕之意左丞周伯溫父為篆而揭之大夫士又從而歌咏稱美焉予時適忝同列歲時登斯堂未嘗不嘉歎君之篤于親也至壬寅春正月君以赴官道過閩海訪予城西寓舍一見道故舊已即以堂記為請予謂君堂在浙河之上今既去尚何記為君

曰吾本西域人因官為家時太夫人春秋高義不可遠違膝下迫于主將之命東西泛征復岳鄂諸郡平漢陽剡蕪黃順沅下九江過安慶道江東以達于錢塘大小數百戰不自意屢以微功薦受上賞由千夫長陞閩帥不十年間致位承轄皆太夫人之教也夫當艱難危困之際南望引領思欲一見太夫人不可得及備位樞省有祿可養矣又以道梗不獲迎致于我心有感戚焉斯堂之作庶幾可以慰我朝夕白雲之思云耳今也復蒙朝廷厚恩得遂過家一拜太夫人而所部將吏亦皆紆朱拖紫以從吾後卷鞵奉觴鞠跪上壽則向者浙河名堂之書獨不可移扁桂林之堂乎先生記復何辭乎廼作而歎曰人亦孰不欲壽其親哉然壽其親者非徒擊鮮烹肥以適其口居高處輿以便其體而已惟能砥礪名節激揚志氣外為國家宣布威德內為宗祖顯揚休光斯乃可以娛其親其心而古人所謂養志者

也夫心娛則氣和氣和則神怡神怡則懌愉康寧百福攸萃人子之所以壽其親者孰有加于此哉今君一出而忠孝兼得其亦庶幾養志者乎且君之功業如月升日恒由是而益著太夫人壽祉之慶亦方殷而未艾也他日安輿北來尚能為君頌之遂記不辭

大隱記

予自東岫放舟秦川館于川上之資壽寺僧壽量扶杖而前曰病久未嘗見客聞先生來甚喜敢力疾以見明日則又至曰吾嘗踰閩關上會稽絕江浮淮以游于湖湘之間泛彭蠡過洞庭登祝融望大庾還至天目傳法于中峰入徑山講道于虛谷然後歸隱于茲三十年矣寺凡再燬于兵今幸復有成緒而棲禪之室在法堂西南隅自東北折行入焉窞為深遠蓋與空間也因題其顏大隱先生能為我記之乎予曰汨于外而蕩于中

役于物而拘于我固不能無小大之殊上人一內外忘物我不隱犹隱也又奚取小大哉上人曰混常為真乃知真常即有為空乃知真空子非小隱烏知大隱耶且身市朝而心山林者固為少賢于人然亦不免寓于隱而已初未嘗超出乎人間世也若吾所謂隱則啓鑰不運几跏趺冥默之中逍遙極樂之界万物鞅轡乎吾前吾視之亦隱也万事紛紜乎吾後吾視之亦隱也二相不生一念惟寂斯其大隱哉不若是而欲以人間世論隱雖唐虞之君疇務成昭商周之伊尹太公望猶為寓而已子能通其說始可以論道予乃大笑曰此竺乾氏教非吾所謂隱也遂錄其言為記

再來泉記

杭州三天竺名天下而下竺尤奇勝晉慧理法師所謂靈鷲小朶峰飛來者即茲山也山之西崦有泉側出巖竇間下被草石

累如貫珠故名瓔絡泉亭其旁曰香林久廢不治至正四年
 行之安法師來主寺乃復葺之且鑿方池接竹引泉以供食飲
 甘美殊絕用之瀹茗味不在無錫惠山泉下後十年行之退居
 草堂泉亦隨涸又三年丞相康里公遜于衆起季蘅若法師於
 越之雲門既至三日与其徒方舟登斯亭扣岩而祝曰泉得再
 來庶徵吾緣乎越五日方舟過焉泉果涌出因走告其師率諸
 僧往視之罔不驚駭贊嘆以為山川之靈而季蘅虔篤之報也
 明年冬予以休沐入山中有僧照菴邀坐亭上且白其故照菴
 苦行超卓知其言之不妄矣顧惟茲山近接人境非若窮岩邃
 谷幽絕險阻可以託神爰滋幻化也然自慧理一呼白猿躍出
 其後若三生之石靜覺之梅重榮之檜靈異迭見而泉今再來
 亦何奇也或曰寺之興廢于泉盈縮驗之予曰不然聖世之世
 山不童澤不涸甘露醴泉莫不畢至茲泉將為國家休禎之符

豈徒係一寺興廢而已哉時雖棄祀之而寺僧固未之見及予
 以使事留海昌方舟始來徵予文遂書以歸之

香嚴寺復田記

福州西門外香嚴寺有園田七十五畝奇在福清州萬安鄉萬
 安里之上洋積水溉田者又四十五畝奇宋大中祥符間開山
 了宗振禪師及其弟子廣利的禪師之所營利之入于寺者四
 百餘年矣間以道遠失於防護隄食于水久廢不治州之靈石
 寺塔菴僧遂侵而有焉香嚴僧自嚴白諸州移諸佐下里
 會凡執事者即其地視之信乃以歸之香嚴未幾吏受塔僧賄
 竊更成案反誣香嚴妄殺不決者二十年矣至正辛丑歲知州
 林君閱牘履畝而直之然後得復如故嗚呼田之侵甚明可片
 言而決今乃至二十年况民隱有難于田者乎甚矣貪吏之敗
 事也書其顛末以誌諸石豈徒守寺之僧有所徵考庶幾長民

者皆知警焉

福州云沙寺興造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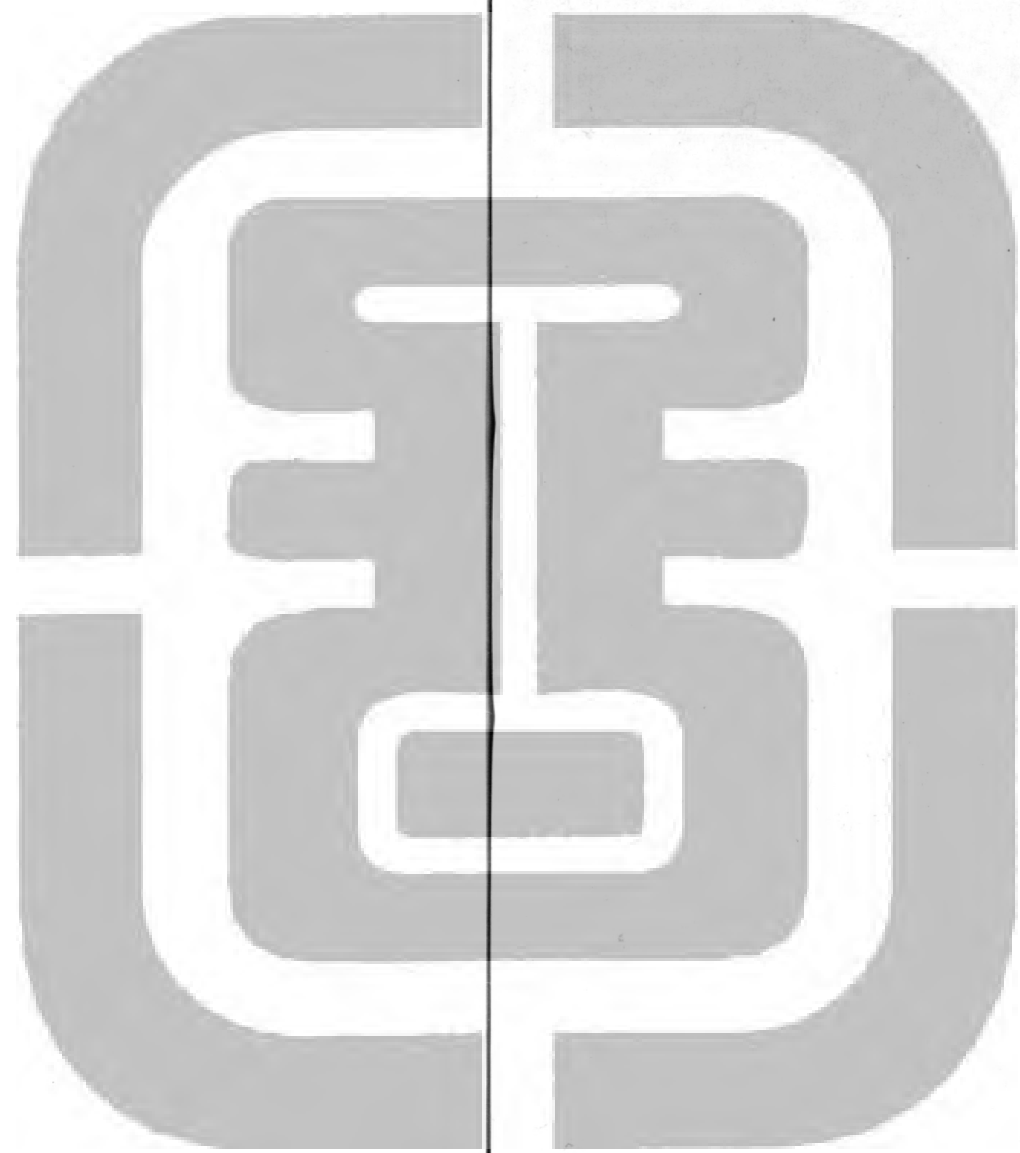
閩山之南有真覺禪師存公始創寺于候官縣之象骨山下曰
雪峰其徒宗一大師備公又別創寺于懷安縣東飛來峰之下
曰云沙寔梁開平二年也晉開運四年寺廢于兵宋天禧三年
耀之珠禪師乃復興起其後日益盛大穹樓傑殿重門廣廡金
碧輝映与山上下始為一邑諸大指授之冠然歷歲滋久木朽
石泐不能無傾圯者且寺故有田在閩清縣南白洋池浦之上
地高土瘠灌溉不通日就蕪廢寺益告匱今藏石珍禪師來主
茲山慨然嘆曰此望刹不當如是也乃出其所有以資經始眾
僧樂助志若合一而里之大家葛夢鼎義士陳仁以寺亦來勸
施于是首即黃石上流鑿渠道水以灌田之在白洋者而並渠
之家咸得食其利渠長若干里廣若干尺疊石為堰以時蓄泄

雖大旱水灑之分流畦町間歲遂常稔乃節浮費積贏餘大整
觀音殿羅漢堂經藏禪祠而復創行堂若干楹寢室若干楹浴
院若干楹既又甃堂道出北門者五百步山路直寺門者六百
步奇凡器物之窳敗象設之黷昧亦皆易故就新然後儀觀宏
敞締構精緻而山林岩谷亦為之增光矣至正辛丑春宣政院
使廉君公亮經畧李君景儀翰林歷經荅祿君道天与予同飲
寺之見山堂始識藏石師于坐間自是數來相見輒坐予之
東軒煮茶然香終日乃去或有問焉默無以應屢叩之惟瞑目
領首而已眾疑師無能者今觀其在寺所著事功磊落雄偉若
此非其人願力堅確知慮深遠卓然有以异于人者能之乎吾
聞古之人負才學知能而不得施諸用則往寄迹浮屠老子
法中以自晦若藏石者其亦有所負而無所施者乎

誠齋記

宣城葛君朝用負才氣績學砥行而隱于醫遇人疾無問貧富貴賤輒往視之投七劑立愈部使者耶律行已折節與交以其久而有恒也因號之誠齋而叅政周伯溫父又篆二卷字以遺之間過予求記朝用與予居同里今又同客七閩三山之下情其能已乎遂即所聞以告之曰大哉誠乎其天地万物之始終乎天地万物不能外乎誠醫尤死生之所係其取一息之頃一念之微不本于誠哉夫人之生也七情蕩于中六珍感于外調攝一失其宜則衆疾交攻矣然證有標本脈有虛實察虛實于毫芒之際治標本于緩急之間非誠何以裁藥餌有真偽炮製有精粗劑和有重輕真偽之辨精粗之別重輕之權非誠何以裁鍼砭補瀉取于呼吸呪詛符篆交于神明非誠何以裁是故至誠之道可以格天地神變化可以銷金石入水火古之善論醫者莫若黃帝岐伯其次長桑越人和緩之流然所以能神其術者亦豈遠乎誠哉况朝用之先曰玄曰洪在吳晉時皆以候煉得道而洪丹陽人宣故丹陽屬也煉黃金丹砂以役使鬼物惠康斯民其來遠矣五世祖吉州僉判斐又_醫官為醫迨今號專門朝用其真有得于誠之道乎朝用今被命為八郡醫師行將有民社之寄試推其所以為醫者施之于國家天下其功效果止是哉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七終



玩齋集卷七

三

